



■藝術家王能濤

「有話要說」： 擁抱希望的樂觀情懷

今年踏入五十歲的王能濤，和生於七十年代的大多數人一樣，用青春見證了整個時代的變遷。1988年畢業於北京民族大學美術學院的他，一直在北京生活及工作，作品曾在國內外多次大型展覽中展出。《有話要說》則已是他第三次前來香港舉辦個展。

這次展覽中，包括了他近年的諸多作品，我們也可以同時欣賞到他橫跨素描、油畫、版畫與雕塑門類的創作形式。而他創作的最大特點，則是所有作品都在「說着話」，且沒有隱晦色彩。他的作品總是希望能把自己心中惦記的、腦中構想的、口中要傾吐的，盡力在畫布上顯現出來。所以某種意義上，他的作品就是他個人的宣傳畫。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精藝軒畫廊提供

王能濤的作品，顯然會讓上一代人倍感親切，雖然都是新創作，所表達的主題卻往往讓人憶起從前的舊現象。他有他的冒進性構思，但那些畫作中的「暢所欲言」放在今日來看，則更像是一種帶有理想主義的懷舊心鏡。

這次展覽中的作品，幾乎每幅畫中都配有文字（口號），藝術家想表達甚麼，簡單明瞭一目了然，形式上則很像上個世紀的宣傳畫，不過這當然是王能濤的「新宣傳畫」，創作時間從十幾年前到近兩年的新作不等。其中較為有特點的《流年日誌》系列中，藝術家表達了他的「新烏托邦」情懷。「應該說是一種很積極的心態，我想超越人們過往對苦難的一些理解。」雖然「新宣傳畫」中仍然可以見到口號，但已經和當年的「標語」完全不同。

譬如他作品中的《向前看，沒什麼大不了的》，想表達的正是一種對未來充滿希望的意識。「我想超越過去文革時期作品裡人們的那種苦難印象。」他希望人們看到他的作品能感受到一種真正的樂觀精神，「不要再活在往日的仇恨和陰霾之中，不要被鎖在那個時代的困地之中。」因為一切都沒甚麼大不了的。王能濤想表達的概念實際上很簡單，當然觀眾可以往深

裡去理解，但他最想傳達的是：「這個國家走過了百年屈辱的歷史，又從文革一路走到如今的改革開放，種種的磨煉和痛苦，都沒甚麼大不了的。」

過去已經是過去，向前看才最為重要。從王能濤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直接讀解到這種樂觀面對現實的精神，他希望更多人相信，希望永遠會在前面。「人的一生很快就會過去，所以更要懷有希望。」

人沒有理想，會失去更多

有心的本地觀眾並不會陌生于這位藝術家獨特的詮釋方式，早在2004年，他的作品便已登陸香港，而近幾年創作的作品則更多體現出「時代在變，畫面上的文字也在變。」近兩年，他畫了一些以希望工程為主題的作品，也嘗試着更多探討「從此遠去，從頭再來」的主題。他說：「對我而言，形式不是最重要的，我想用各種形式傳達我骨子裡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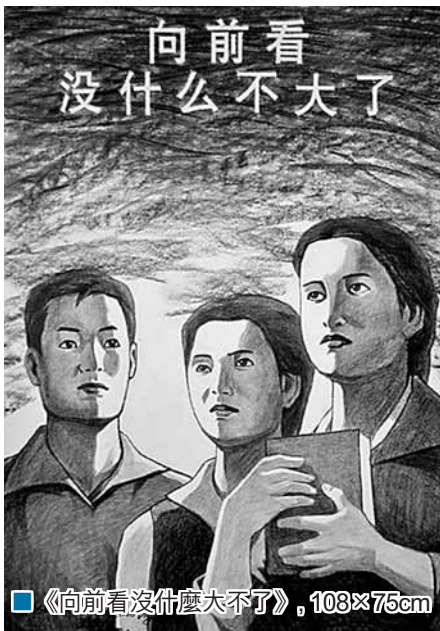
王能濤最想表達的，始終是從過去到現在，從「新」到「舊」交替後人內心的嬗變。「我們這一代人其實都挺理想主義的。」而他更認為理想的重要性就在於「人如果沒有理想，會失去更多東西。」

「這個國家實際上有很多有理想的人，

他們也在做着很有希望的事。」王能濤認為，人們需要知道過去的痛苦是從哪裡來的，但是更應該意識到，有許多人在用真誠的心意，愛着這個國家和這個時代，他用他的作品去呈現的，也是這樣一種實實在在的令人充滿希望的精神，按他的話說，是「對未來幸福的一種承諾。」

有些藝術家會刻意去尋找痛苦，但王能濤覺得，好就是好，不需要刻意再去深挖痛苦。「我覺得過去那些年裡痛苦足夠多了，現在是時候消化、吸收一下痛苦，從中提煉出對生活有意義的東西了。」即使是在曾經最痛苦的時代中，人也必須從中尋找希望。「否則，整個心態就會變得很扭曲。」王能濤說「你看文革中那些活下來的人，其實他們都是帶着希望、愛、美好的精神力量，一路支撐着走過來。」

香港對王能濤的意義是特別的。他曾經專門畫過一幅《我愛香港》，表達自己對香港的感情。「香港人的心態，有一種很真誠、純粹的東西，很美好。我們內心往往在尋找那種坦誠、直接、彼此對話，而這些我能在香港找到。」他認為反而是在當下的內地，人們有時會忙於掙錢而疏於保持內心平和，或許從心態上就會表現得較為急躁，這一點可以向香港借鏡。



■《向前看沒什麼大不了的》，103×75cm



■《從小有理想》，103×75cm



■《流年日誌 no.36》，140×105cm
■《流年日誌 no.18》，110×110cm



無論何時何地，都不要失去內心的希望、純淨、樂觀和對生活的深愛——而這，就是王能濤的「有話要說」。

創作對談

文：賈選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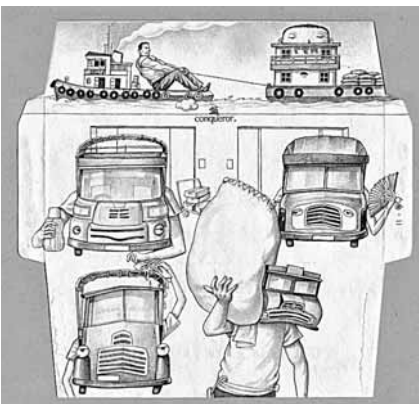
《記憶載睇》：舊信封的新意

本土藝術家袁樹基自幼已開始學習素描、水彩及油畫，中學畢業後修讀平面設計，其後成立Workstation工作室，從事插畫及個人創作。他習慣在舊物件：如報紙、雜誌、書刊上塗鴉，其中最喜歡在郵寄來的信封上寫寫畫畫。信封除了本身留下的印記、痕跡外，結構也最為有趣——它可由正面翻至背面、由外面打開至內面，因而藝術家在繪畫時，會因這結構關係而構思雖然不同卻有延續性的內容。

袁樹基第一個以舊信封及此形式創作的《視覺容戲》是一個多媒體作品，投射的信封虛擬影像如屏幕般只看到卻觸不到，與在牆上展示的實體信封系列互相比對、交疊，反映了傳統信封在電子郵件（e-mail）相對傳統信封的獨特性，讓觀眾走進作品之中。今次展覽，他將《視覺容戲》的概念延續，特意為展覽場地Unit Gallery的所在地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度身創作全新的《記憶載睇》。儘管JCCAC由舊工廠改建為藝術中心，然而這空間仍保留着一些昔日山廠年代的機器和招牌。它的存在，具有貫穿、聯繫這個空間新舊發展歷程的意義。

《記憶載睇》的展覽概念是？

袁：我曾以舊信封創作的系列作品名為《視覺容戲》，繼而發展到今次以「記憶」為主題的展覽《記憶載睇》。我在信封外畫着這座石硤尾工廠與附近公屋的空間和結構圖，線條延伸至信封內，不知不覺間由山廠聯想到自己的一些記憶影像。描繪過去以對比現在的生活方式，發掘一些我們幾乎忘記了的成長片段。城市建築、信封、人腦都是記錄生活歷程的載體，它們以不同的途徑如道路、網絡、視覺神



■信封的結構很有趣，它可由正面翻至背面。



■《黑膠唱片的休閒時間》

經等將信息轉達，這都是這系列作品的創作素材。為呼應這題材，我將完成的信封作品貼上郵票並寄往展場Unit Gallery展覽，讓它完成盛載內容和轉達的任務。

舊報紙塗鴉帶來了怎樣的創作樂趣？

袁：除了在舊物件如報紙、雜誌、書刊上塗鴉，我最喜歡在郵寄來的信封上寫寫畫畫。信封，除了本身留下的印記痕跡外，它的結構最為有趣，可由正面翻至背面，由外面打開至內面，繪畫時會因這結構關係而構思不同但卻有延續性的內容，觀眾可以拿在手中開合、把玩、聯想而產生互動。

為何想為一處空間打造一件作品？

袁：我今次展覽的場地Unit Gallery位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它是由一幢舊工廠改建為藝術中心，然而這空間仍保留着一些昔日山廠年代的機器和招牌，這些東西反映了當時的生活方式，內裡有不少可發掘的故事，而且豐富了這地方的獨特性，亦令我聯想到自己成長中的某些景象，作品與這地方自然地起着呼應的作用。

對空間的新舊更替有怎樣的觀察？

袁：雖然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仍然保留着昔日工廠的建築空間和結構，但在城市急速發展下，人們的工作、生活方式早已大大改變。每個年代都有它優勝和不足的地方，城市發展下生活得以改善，卻又失去很多東西，甚至某些方面會倒退，例如環保和休閒生活等。我以空氣流動、光線、運輸、體力勞動、一技傍身、食物、印刷、視聽器材、時間、填海等不同的主題作畫，做時空上新與舊的對比，其間發掘到很多有趣的東西並將它們記錄下來。

視覺藝訊

第八屆國際新聞攝影比賽（華賽）在杭頒獎



第八屆國際新聞攝影比賽（華賽）日前在杭舉行頒獎儀式。據悉，本屆華賽從上萬幅參賽作品中評選出79幅（組）獲獎作品，路透社攝影記者高潤、托馬斯艾維克（Goran Tomasevic）拍攝的《利比亞的衝突》摘取了本年度的新聞照片大獎。美聯社的攝影師瑞貝卡·布萊克威爾拍攝的《科特迪瓦動亂》獲非戰爭、災難類重大新聞組照金獎。

浙江省委宣傳部長葛慧君在頒獎現場表示，此次活動有利於世界多元文化的碰撞溝通和相互交流，為新聞記者和攝影師搭建了展示優秀作品和創新理念的重要平台。

中國攝影師賈代騰飛拍攝的《搖籃的財富——民間借貸風波下的溫州》獲經濟及科技類組照金獎。呂廷川拍攝的《二戰勞工倖存者》獲新聞人物與肖像類組照金獎。第八屆華賽組委會主席于寧高度肯定了這些獲獎作品所體現的開闊的新聞視野、敏銳的洞察目光、快速的客觀反映、高超的攝影技巧和有力的視覺衝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恆、實習記者 陳書芸 杭州報道